

以下題目分甲、乙二類。請從每類中各選二題作答。換言之，請從1、2、3題中選二題作答，從4、5、6題中選二題作答。

請將選答題目所述之文字，以通俗白話譯述出來，並闡述其學說要旨。

甲類題目：

1. 「敢問夫子惡乎長？」曰：「我知言，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」「敢問何謂浩然之氣？」曰：「難言也，其為氣也，至大至剛，以直養而無害，則塞於天地之間。其為氣也，配義與道；無是，餒也。是集義所生者，非義襲而取之也。行有不慊于心，則餒矣。我故曰，告子未嘗知義，以其外之也。必有事焉而勿正，心勿忘，勿助長也。無若宋人然。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；芒芒然歸，謂其人曰：『今日病矣！予助苗長矣。』其子趨而往視之，苗則槁矣。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。以為無益而舍之者，不耘苗者也。助之長者，揠苗者也。非徒無益，而又害之。」「何謂知言？」曰：「諛辭知其所蔽，淫辭知其所陷，邪辭知其所離，遁辭知其所窮。生於其心，害於其政；發於其政，害於其事。聖人復起，必從吾言矣。」「宰我、子貢善為說辭，冉牛、閔子、顏淵善言德行。孔子兼之，曰：『我於辭命，則不能也。』然則夫子既聖矣乎？」曰：「惡！是何言也！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：『夫子聖矣乎？』孔子曰：『聖則吾不能，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。』子貢曰：『學不厭，智也；教不倦，仁也。仁且智，夫子既聖矣。』夫聖，孔子不居，是何言也！」
2. 「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，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強字之曰道，強為之名曰大。大曰逝，逝曰遠，遠曰反。故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人亦大。域中有四大，而人居其一焉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」
3.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：「所謂道，惡乎在？」莊子曰：「無所不在。」東郭子曰：「期而後可。」莊子曰：「在螻蟻。」曰：「何其下邪？」曰：「在稊稗。」曰：「何其愈下邪？」曰：「在瓦甓。」曰：「何其愈甚邪？」曰：「在屎溺。」東郭子不應。莊子曰：「夫子之問也，固不及質。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也，每下愈況。汝唯莫必，無乎逃物。至道若是，大言亦然。周徧咸三者，異名同實，其指一也。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，同合而論，無所終窮乎！嘗相與無為乎！澹而靜乎！漠而清乎！調而閒乎！寥已吾志，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，去而來而不知其所止，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，彷徨乎馮闕，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。物物者與物無際，而物有際者，所謂物際者也。不際之際，際之不際者也。謂盈虛衰殺，彼為盈虛非盈虛，彼為衰殺非衰殺，彼為本末非本末，彼為積散非積散也。」

乙類題目：

4. 一乘顯性教者，說一切有情皆有本覺真心，無始以來常住清淨，昭昭不昧，了了常知，亦名佛性，亦名如來藏。從無始際，妄相翳之不自覺知，但認凡質故，耽著結業，受生死苦。大覺愍之，說一切皆空，又開示靈覺真心清淨，全同諸佛。故，《華嚴經》云：「佛子！無一眾生而不具有如來智慧。但以妄想執著，而不證得。若離妄想，一切智、自然智、無礙智即得現前。」
5. 義曰：自然者，本無自性，既無自性，有何作者？作者既無，復有何法？此則無自、無他，無物、無我，豈得定執以為常計？絕待自然，宜治此也。
釋曰：示因緣者，強名自然，假設為教。故自是不自之自，然是不然之然；不然之然，無所不然；不自之自，無所不自。無所不自，故他亦成自；無所不然，故他亦成然。他既成然，亦是自然。然則他之稱然，亦是自然之然；然之稱他，亦是不他之他。不他之他，無所不他，故自亦成他；不然之然，亦無所不然，故自亦成然。是則自之與他，俱有自然義。

今但明自然者，以他語涉物義，成有待，自名當已，宜以語絕也。故《本際經》云：是世間法及出世法，皆假施設，悉是因緣，開方便道，為化眾生，強立名字耳。

6. 孟子曰，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，何故避性字不言，只為性不可指言也，蓋曰吾就性中之情蘊而言，分明見得是善，今即如此解，尚失孟子本色，況可云以情驗性乎。何言乎情之善也，孟子言這箇惻隱之心就是仁，何善如之。仁義禮智皆生而有之，所謂性也乃所以為善也，指情言性非因情見性也，即心言性，非離心言善也，後之解者曰因所發之情而見所存之性，因以情之善而見所性之善，豈不毫釐而千里乎，凡所云性，只是心之性，決不得心與性對，所云情可云性之情，決不得性與情對。

